大明寶訓　十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13702
册數 30(10)
函號 45 12

糊などで貼り付けられている部分がめくれない箇所あり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大明仁宗昭皇帝寶訓卷之二

光祿大夫柱國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臣呂　本謹校

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臣陳治本

南京兵部職方清吏司主事臣朱　錦謹閱

南京工部虞衡清吏司郎中臣呂胤昌

崇儒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甲辰賜衍聖公孔彥縉宅於京師彥縉數來朝皆館於民

上聞之顧近臣曰四夷朝貢之使至京皆有公館先聖子孫乃寓民家何以稱崇儒重道之意遂命工部賜宅

○十二月己巳禮部尚書呂震奏有

旨賜衍聖公孔彥縉一品金織衣衍聖公是二品如旨賜
之過矣
上曰朝廷用孔子之道治家國天下今孔子之徒在官有
一品服者孔子之後襲封承先師之祀服之何過且
先帝時五品儒臣有賜二品服者亦何過哉其賜之用稱
朕崇儒之意

正風化

○永樂八年三月己丑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啓蘇州府
妖婦誣降邪神法當絞其子累乞代死據法不可從而
堅請不已

上曰此亦子情所難可特以子之故曲宥其死然妖人本
罪無以示懲杖而釋之

○七月丁丑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謂禮部尚書呂震曰人情相愛則
祝以多男而民庶者國家之祥近謂京師愚民有厥子
息多生輒棄之不育者傷天地之仁失父母之道宜嚴
禁止之再有犯者并兩隣加罪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乙酉靈山衛指揮張忠過眞定取
民女子為妾已納聘蓋女子先受他聘矣而父母利厚
貲更許忠未行其先聘者訴于官事聞
上曰婚姻風化之原既有成言義不可易今嗜利而中易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之循夷虜之陋以敗風化此父母之過命法司罪主婚者女子歸先聘者如忠不知即不坐

○十月戊午免遠安王貴燮巴東王貴瑄為庶人勑曰送終人子大事爾兄弟父薨不奔喪五刑三千莫大不孝國之正法朕不敢私今悉削奪王爵降為庶人仍屯荊州於簡王墳園居住其原受遠安王巴東王冊印即封識付使者歸納原隨校尉悉令回京爾其深自循省改過易行以副朝廷優容之意蓋二人永樂中嘗誣告其父有不軌謀至是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正風化當自家族始遂降勑削奪云

○十二月甲辰吏部舉奏興州左屯衛經歷李能詐丁憂事

上曰孝子事親惟日不足不幸已死初猶以生事之不忍遽死其親今親在乃詐言死以誑朝廷不孝不忠孰大於此命付法司治之

○洪熙元年三月丁亥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等曰自宮以求用者惟圖一身富貴而絕其祖宗父母不顧古人求忠臣於孝子彼於父母尚不顧豈有誠心事君朕已決意不用此等人然其不孝之罪須懲治今後有自宮者必不貸若加人宮刑乎朕亦惡之蓋宮刑下死刑一等耳亦須嚴切禁止顧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此事須已詔書行之

諭臣下

○永樂七年十二月壬子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都督譚青率官軍赴北京陛辭

上諭之曰為將以號令嚴明部伍整肅近聞軍士在外往往暴横擾民剽奪財物此皆為將不能約束之過夫兵以除暴衛民乃為暴厲民可乎其及約之毋自取罪責

○永樂十八年十月乙卯

上為皇太子過滁州登瑯琊山指示學士楊士竒曰此醉翁亭故址也因嘆歐陽修立朝正言不易得今人知愛其文而知其忠者鮮矣蓋

上為文章尤善修每曰三代以下文人獨修有雍容和平氣象尤愛其奏議切直嘗命刊修文以賜羣臣且諭之曰修之賢非止於文卿等當考其所以事君者而勉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癸未遣監察御史楊熒等十四人分巡天下考察官吏

上諭之曰國以民為本民安則國安比年在外牧守之官不體朝廷恤民之意侵削擾害民不聊生故今遣爾等分行考察然人才器不同有專為脂韋諂媚而政事不理殃及於民者有沉静篤實不善逢迎而為政簡易民悦服之者有虐於用刑巧於取索而能集事者有廉潔無私謹謹自守而政務不舉者爾當明白具實以聞無惑於小人無屈於勢要無私於親故詢之於衆斷之以

公可也各賜鈔二十錠為道里費又諭之曰御史朕之
耳目當勉副朕心必先自治乃可治人若棄廉耻違禮
法朕亦不汝貸汝往勉之
○十二月丁未禮科給事中黃驥極陳西域賈胡入貢西
人受害乞罷其貢
上嘉納之以其奏示禮部尚書呂震曰驥嘗奉使西域故
具悉西事卿陝西人有不悉耶為大臣當存國體卹民
窮毋侵削本根驥所言其皆從之
○洪熙元年正月乙亥勑諭天下文武羣臣曰朕惟天地
以生物為德人君以安民為務設官分職簡賢任能所
以相成其功朕祗紹鴻圖仰惟

祖宗創業守成之難夙夜惓惓體
天為治嗣位之初蠲逋宥赦有罪不急之務一切停罷選
任賢良共圖維新之治期與天下安於太平今天下庶
事未理生民未安斯朕之責亦爾文武羣臣之責尚思
勉之咨爾文臣六卿掌國之庶務布政司受任方隅守
令典郡邑大小庶官各有攸司其竭忠殫慮以安黎庶
銓選必擇人賦稅必有常禮教必修明兵政必振舉刑
罰必平恕營繕必樽節凡百政令必勤審度以存恤為
心內外相承興利除害休息以蕃其生勸課以厚其本
興學勸士以正其俗以成其才必使吾民衣食充足禮
讓成風匹夫匹婦咸得其所斯為稱職咨爾武臣都府

掌國之軍政都司控制一方衛所邊圉各有信地其悉心戮力以衛國家簡閱訓練必公必勤紀律部伍必嚴必肅器械必堅利城堡必脩繕粮芻儲峙必足於用巡邏瞭望必謹以備使奸宄屏迹吾民安於無事其要以撫養軍士為本卹其饑寒念其疾苦用之萬全斯為稱職至於風憲為朕耳目朝政闕典吏治得失軍民利病百官有司孰賢與否悉宜廉察必使官得其人政無不舉人咸樂生斯為稱職夫君臣一體上下相須朕勉於修德爾尚勵於忠貞弼成治化以躋斯民於雍熙泰和之盛不其偉歟朕代天子民恪存戒飭不以小人備任使不以浮費傷財力不以刑罰先教化不以貪黷勞士卒爾尚體予至意以稱職任惟忠足以事君惟仁足以恤人惟勤則庶事集惟廉則公道存乃若驕盈縱恣朋比用事貪暴掊克漁獵吾民或阿諛從臾徒務容悅庸庸保位無補於黜陟之明賞罰之公典章具在爾其欽哉

○三月辛卯命安平伯李安為參將往交阯與榮昌伯陳智同掌軍務賜勅免之曰爾父明達道理持身謹行盡忠國家朕未嘗忘爾亦能卓立繼父之志出入軍旅通練事機朕用嘉之今特付爾一方之寄其益敬慎盡心效謀懋建功業庶幾有光爾父而不負朕之委任欽哉

戒飭臣下

○永樂七年二月戊戌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召各城門郎戒諭之曰朝廷設城門郎專以關防守備毋受制於權豪不可縱姦人亦不可阻平人宜盡爾職將別遣人巡視不能盡職有罰

○永樂八年二月癸丑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謂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曰五城兵馬專以巡警京城若畏避權勢縱惡長奸將小人得志善良受害爾其戒勵之使各脩厥職

○永樂十四年正月乙卯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右春坊右中允吳均等言國朝之制京官有犯必奏聞然後逮問永新伯許成擅杖工部主事王景亮違越禮法宜正其罪

上曰成武人不達事體姑宥之已而　召成諭曰古之賢臣不恃功而犯法惟能守法然後可長保富貴爾其慎之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辛未命定國公徐景昌冨陽侯李茂芳受學于國子監初文武百官居

大行皇帝喪皆齋戒出宿公所景昌茂芳等不出宿為給事中所劾至是召二人面諭曰景昌

皇妣之姪茂芳

皇考外孫

皇考賓天臣民如喪考妣爾兩人乃安處私室顧情與禮何如此不學之過遂有是命

○九月乙亥命後軍都督府都督同知梁銘鎮守寧夏

上諭之曰寧夏西北重鎮其軍民艱窶已甚爾為守將務撫綏之且爾既有常祿宜惇廉潔之行果若服食所需不能繼當以告朕慎毋貪暴主事以困軍民蓋銘屢以貪賄致敗故申飭之

○洪熙元年正月甲申勑大同參將都督僉事沈清及掌山西行都司都督僉事李謙曰朝廷謂爾等才智託以邊事正宜同心協力綏撫士卒勤於操練晝夜以警備為心庶稱委任今畧不聞邊備如何設施城池如何修葺軍士如何操習粮儲如何蓄積但聞各持私意搜羅過失互相訐奏若此所為何以稱朝廷之付託朕念武安侯年老故命清為參將副之一應事務清當與武安侯計議停當乃行清安敢專擅行之李謙職掌都司應有軍政須聽武安侯發放是非可否自有公論謙安敢與之相抗自古賢將皆務協和以成國事爾等不此視效乃私相忿爭果賢乎非賢乎宜深思前過改悔從善否則罰加爾身雖悔無及

○三月己卯勑寧夏參將保定伯梁銘曰爾昔所為屢犯憲紀因辱頓挫艱苦備嘗朕念守城舊勞宥爾之過加爾之爵謂必能懲創為善故授以邊寄期爾禦遏外侮靖安疆陲庶幾朝廷無西顧之憂爾不思感恩圖報乃包畜貪心誅求無已且古之為將者與士卒同甘苦著不張蓋軍罷未成將不先食今爾不恤軍士之艱不以

防禦為重恣情貪虐加以酒色日不事事假如虜寇猝然侵境何以為備自今宜深思前過改易所行潔已恤下盡忠務公庶幾副朕之委任若復蹈前非國有明憲爾其省之蓋時自寧夏至者言鋐罪非一人故降勅切責之

〇丁亥

上諭刑部尚書金純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大理寺卿虞謙曰往者法司無公平寛厚之意尚羅織為功能稍有片言涉及國事輙論誹謗中外相率成風姦民欲嫁禍良善者輙飾造誣罔以誹謗為說一罣名於此身家破滅莫復辨理今數日間覺此風又萌夫治道所急者求言所患者以言為諱況今所急尤在於通下情卿等宜體朕心自今告誹謗者悉勿治顧大學士楊士奇等曰此事必以詔書行之

振風紀

〇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子

上謂都察院左都御史劉觀曰御史朝廷耳目當清心正已以振憲綱比年貪贖之風甚矣自今有差遣者循洪武中例賜以衣鈔若復貪贖罪之不恕

〇洪熙元年五月辛未

上諭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曰御史朝廷耳目之官惟老成識治體者可任新進小生遽受斯職未達政治之體

而有可為之權遇事風生以喜怒為威福以好惡為是
非甚者貪穢無籍賢人君子正直不阿往往被其凌辱
小人阿順從臾之則相與為膠漆其於政事得失軍民
利病略不用心安在其為耳目也爾吏部自今須慎選
擢以清風紀既又嘆曰都御史十二道之表如都御史
皆廉清公正各道御史雖間有不才亦當知畏憚今之
不才者無畏憚矣爾其咨訪可任都御史者以聞

重名爵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甲申嘉河衛指揮阿必察等遣女
直頭目咬納等來朝且奏乞授咬納等本衛指揮
上顧侍臣曰一來朝遽授指揮再朝當授何官且有功者
又何以賞之不許賜咬納等鈔幣遣還

○丙辰忽石門衛指揮使沙籠加及頭目亦失哈等來朝
乞授亦失哈本衛指揮
上諭之曰今一來朝遽授指揮有
先帝時累累來朝今尚為千百户者其心必不安矣彼既
不安汝得此職豈能自安但永堅忠誠不患無官職也
遂賜沙籠加及亦失哈等鈔幣有差命禮部厚待之遣
還因謂尚書呂震曰
祖宗官職當為
祖宗惜之震對曰外夷人授之官而非有俸祿之費似亦
可與

上曰
先帝所授外夷人官亦非有俸祿何為不輕授吾重官職
以寵此徒而又自輕之可乎且得一人而失衆人亦不
可也

抑倖進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乙亥中軍都督府奏本府歷事監
生七人令考所治吏事皆勤慎請如例送吏部循次授官
上曰為士豈止習吏事而已吏事末也誠能窮經博古達
於脩己治人之道吏事何難比士習日下率逐末以圖
進取而昧於大經大法故用之往往厲民而辱國自今
監生歷事考稱者仍命還監進學俾由科舉進庶幾士
皆可用官得其人於是通政司引奏六科辦事監生二
十人以滿日例應還監幸逢維新之治願仍就科辦事
以圖報效
上進二十人者諭之曰諸生不患無位但當圖所以無忝
於位者勿徒懷倖進之心士有才德使人求而用之上
也而求用於人下也諸生宜立志國家教育爾等固將
用之無自汲汲其歸進學學有成朕不汝遺時六科給
事中多言諸生萌僥倖之心
上灼知之故有是命
○戊子長沙府民有自宮求為內侍者通政使司以聞
上曰游惰不孝之人忍自絕於父母豈可使在左右發為

卒戍邊
○十月癸卯興州左屯衛軍徐翊有子嘗自宮入為内豎
翊奏乞除軍籍
上曰為父當教子為子當養親爾有子不能教致自傷其
體背親恩絶人道敗壞風化皆原於爾尚敢希除軍籍
耶出其子使代軍役
退不肖
○永樂七年六月壬戌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方恢父喪不丁
憂事覺
上曰御史朝廷紀綱之職彼既不孝何以糾正百僚令錦
衣衛執送行在奏請罪之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庚申前工部右侍郎伏伯安先坐
姦事罰築城至是遇赦當復職
上曰滛纖之人不宜汙朝行黜為荊門州知州
○辛酉貶掌中都留守司都指揮僉事牛諒戍交阯初
上命諒從武安侯鄭亨鎮守大同諒憚行且不樂屬人即
詭奏曰令臣往治事乎抑為隷乎
上曰朝廷重邊務命爾從總兵大臣庶幾有贊畫之益顧
為逺是何等語朕初即位爾敢方命不恭如此將朝廷
不復使人耶令公侯大臣推問之遂奏諒懷詐不忠無
人臣禮法當誅

上不必誅亦不可用遂有是命
○九月癸酉朔降山西按察使陳諤為海塩知縣諤初為
湖廣按察使擅撻楚上細故
上素厭之後改山西坐事落職至是遇赦應復
上曰諤小人也不宜以玷方面遂降知縣
○庚寅黜太常寺少卿周訥為交阯升華府知府訥永樂
中為禮部祠祭司郎中嘗再上疏請封禪
太宗皇帝不聽後以方賓薦入太常未幾親喪丁憂至是
來朝
上曰諛佞之人宜寘遠外不可以玷朝行遂黜之
○十一月壬午降浙江按察副使趙緯為嘉興縣典史初

緯為禮科給事中務掇拾人過失以希進擢至是來朝
上曰此人尚在耶懷蛇蝎之心豈可復置當道故有是命

防微

○永樂七年十二月戊申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守京城門內使言城門郎擅離所
守縱酒廢事城門郎亦言嘗以母病白內使暫歸即來
未嘗擅離蓋嘗以事忤內使故挾私誣搆
上曰城門郎無罪內使小人縱私上罔朝廷下誣無罪之
人豈可復用命下錦衣衛治之仍命司禮監榜示令後
內官使有言事不實及挾私枉人者悉寘重典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庚辰內官馬騎傳

上旨諭翰林院書勑付騏復往交阯閘辦金銀珠香時騏被詔召還未久本院官覆奏
上正色曰朕安得有此言卿等不聞渠前在交阯荼毒軍民乎交阯自此人歸一方如解倒懸今又可遣耶遣之非獨詔書不信將壞大事此人近在内閣百方請求左右為言再往當有利於國朕悉不荅卿等宜識朕意遂止

華弊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壬午
上諭工部臣曰古者土賦隨地所産不強其所無比年如丹漆石青之類所司更不究物産之地一槩下郡縣徵之郡縣逼迫小民鳩歛金弊詣京師博易輸納而商販之徒乗時射利物價騰踴數十倍加有不肖官吏夤縁為奸計民所費朝廷得其千百之十一其餘悉肥下人今宜切戒此弊凡合用之物必於出産之地計直市之若仍蹈故習一槩科泒以毒民者必誅不宥

○十月庚戌
上諭鴻臚寺臣曰故事視朝後諸司有急切機務不得面陳者許具題奏於宮門投進冀得速達今訴私事丐私恩者亦進題本擡姦欺衆以圖僥倖壞法亂政弊莫甚焉今後惟警急機務不得即面陳者許封進題本其餘大小公私之事並令公朝陳奏違者論以重罪仍令三

法司知之

○洪熙元年四月戊申命行在錦衣衛指揮使王節遣官於濟寧儀真鎮江等處巡捕寇盗

上曰往年所遣捕盗官多不得人厲民更甚於盗今須慎選若復踵前弊爾等與之同罪

地利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乙亥

上以京師人衆而薪往往取給千數百里外命工部弛西山樵採之禁尚書李慶奏曰盡惟聽官府採用

上曰古山林川澤皆與民共雖虞衡之禁取之有時用之有節其實亦為民守非公家專有之京師軍民數百萬家薪非出山何所取給人君於民有父母之道苟可惠民皆當施之况山澤天地所産以利民者其居庸関以東與天壽山相接宜禁樵採餘勿禁

○十一月庚辰

上以鈔法久滯聞南京抽分場舊所積薪及龍江提擧司所積竹木甚富有至二三十年者因歎曰積聚本以資人今京師軍民得薪甚難與其積久以待腐何若散之以利人遂諭工部臣其二處所積除足歳用外餘並以鬻軍民每百斤官價鈔五貫悉收昏軟舊鈔庶便貧者

○十二月癸丑罷海子至西湖巡視官盖西湖受房山之水流經城南出注海子九三十餘里官常遣人往来巡

視禁民不得取魚而並緣為姦者其傍近之草及滙田
之水民皆不得取至是
上命吏部悉罷之謂尚書蹇義曰古者山澤之利皆與民
共朕之心凡有可推以利民者雖府庫之儲不吝況山
澤所產哉

武備

○永樂八年五月丁卯朔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兵部言羽林前等衛故軍官之子
賈福等三十一人俱以父功免比試照例優給襲職
上曰武官子弟不閑弓馬一有緩急將馬用之命都督府
依例比試不中者罰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癸卯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城池為民保障今天下無事日
久城墮池堙所司翫愒不知脩治一有警急何以衛民
宜下各都司令督各衛所委正官巡視城池有傾塞者
於軍士農種之暇併工脩理務令堅固若臨邊境則不
俟農暇即日修治

○十一月乙亥太師英國公張輔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李
慶等奏請令直隷及近京都司官軍更番於京師操備
可之
上諭之曰古者務農講武皆有定期故兩不偏廢今宜畧
倣此意無廢屯種令畢農事而後來先農事而遣歸廣

皆不妨悞

○洪熙元年正月丙子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李慶劾奏天下都司衛所守禦指揮千百户職在治兵而其間多貪暴怠惰紀律不嚴器械不利城池不脩軍士鈌伍攻戰屯守之法漸至廢弛今因其來朝請付法司按治

上召至前諭之曰兵部所言良是國家之政莫重於兵備雖四方無事然不可一日忘備爾等職典斯事而倍慢如此罪誠難恕但嗣位之初未欲遽寘爾罰其歸勉圖自新實部伍練士卒利器械完城堡明屯守之法而廉潔守已毋縱貪刻以害軍士朕將遣人閱視有一不悛必罪不宥

○四月丙午

上以親軍諸衛軍士多鈌伍守衛皇城者不得更番或經月不一歸家者命英國公張輔兵部尚書李慶選京師散衛軍之精壯者助親軍守衛親軍專守皇城四門京衛軍助守端門之外及東上等門時守衛軍三日輙有賜鈔慶言舊制無散衛軍守衛者

上曰大臣執舊制固是朕念人久勞不得息且經月在公不得一見父母妻子皆人情所難今使勞者得更番而助守衛者亦預被賞賚此姑一時權宜非為定制俟親軍補伍有人悉如舊慶曰守衛事嚴散衛軍豈可盡信

上笑曰人未可盡信亦未可盡疑為人上在布德施仁以

得衆心耳誠得其心仇敵可化為父子茍失其心素所
親信有反目相噬者古人云舟中敵國蓋既往多有之
矣慶不能對遂以京衛軍權助親軍守衛

備邊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丙子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曰國家雖無事邊境不可一日不備
緣邊諸衛常須核實部伍申飭號令庶幾守備堅固寇
至無虞比聞邊將多玩棄法度軍伍之間名存實亡須
遣御史覈視之

○洪熙元年正月乙未勑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曰
欽天監言天象有警朕恒以邊事為慮蓋虜情譎詐或
弱而見強或強而見弱或出或没或東或西不可測度
為邊將者須深思熟慮晝夜関防今自冬及春其聲迹
無聞不可遽謂安静無事萬一獸奔豕突當思有以禦
之宜整搠軍馬令各城池屯堡收拾堅固各関隘用心
守把各烟墩仔細瞭望頃刻不可怠忽慎之慎之令農
務將興又不可妨誤屯種勑遼東甘肅寧夏山海永平
宣府開平總兵及備禦鎮守官亦如之

○二月壬寅勑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及宣府總兵
官都督譚廣曰去冬以来虜寇動静無聞朝廷所遣使
亦久不回卿等宜思患預防今長安嶺守関指揮奏達
賊人馬約五十餘人直抵隰寧驛刼掠未審是何部落

遼東武進伯朱榮亦奏兀良哈韃靼欲來賣馬又哈密
近遣人進硫黃從前不聞哈密産此物
先帝時亦不曾有進緣此數端皆須計慮虜中既有硫黃
則製造火器不患無人猝遇戰闘亦須有備大同宣府
一帶空曠虜熟經之路宜整搠軍馬晝夜嚴切隄備古
云有備無患其慎之慎之庶副朕委任之重仍勑寧夏
甘肅遼東山海永平開平諸將一體嚴備
○三月庚寅勑鎮守大同武安侯鄭亨常年隄防虜寇皆
以秋冬及春夏則惻虜賊譎詐或窺伺無備來襲不可
不慮宜嚴督將士整搠軍馬堅固城池屯堡用心隄備
及督各隘口烟墩十分仔細瞭望守把不可怠忽勑各
處總兵備禦及鎮守官亦如之
○乙未勑遼東總兵武進伯朱榮令欽天監奏天象應東
夷有兵卿等須晝夜用心整搠軍馬嚴固守備不可須
臾怠忽勑山海永平等處總兵官遂安伯陳英等亦如之
○丙申勑口外總兵官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禄所奏山後
延燒雖是野火然不可輒有懈怠之意蓋虜寇譎詐況
近日數有天象其占皆謂邊警須晝夜用心關防哨瞭
各關隘及守烟墩軍士務要精壯毋以老弱有疾之人
抵數誤事邊上一應事務宜竭心盡力以副委任
○四月甲辰勑諸邊將欽天監奏天象應有暴兵宜十分
用心整搠軍馬晝夜嚴謹隄備不可怠忽

諭邊將

○洪熙元年夏四月庚子朔遼東總兵官武進伯朱榮奏
廣寧前屯衛剌梨山百户鮑麟私遣軍士還家致為韃
賊所虜
上命巡按御史詣彼審實處麟軍法降勑諭榮曰夫將者
士卒之表為將能廉公勤慎紀律正號令肅斯下人有
所禀承無敢縱恣總兵又諸將之表能慎諸已誰敢不
慎朕即位以来夙夜惓惓以邊務為心屢勑總師嚴督
將士用心哨瞭隄備而將士畧不遵承察其所自皆由
總兵之人不體付託之重恬然自逸未嘗一出巡視關
隘壯士健卒擁衛左右饑寒窮苦無資之人則令備瞭
望守關口上下扣師成風軍務都不留意是以寇奄至
而不覺人被虜而不知其指揮千百户固難逃罪總兵
之人亦復何顔卿先朝老臣朕所倚任但有功必賞有
罪必罰
祖宗至公之典須相與共守自今宜加警省嚴號令明紀
律遠斥堠慎守備躬勤率下毋蹈前失庶副朕委任之
重近陽武侯薛祿等率兵巡邊殺獲虜寇將士咸論功
行賞薊州虜寇入境刼掠人民其總兵官遂安伯陳英
及都指揮陳景先等並停俸祿并諭卿知之
○勑責山海永平等處總兵官遂安伯陳英及都指揮陳
景先朕以爾等材智可用命鎮守邊陲防禦虜寇保障民

人又屢勑爾嚴督將士謹愼防備晝夜用心哨瞭不可怠忽今薊州境内寇至而汝不覺邊人被殺擄而汝不知御史交奏爾罪請付法司朕姑曲貸但勑停爾之祿夫朝廷至公之典有功必賞有罪必罰決無所私近陽武侯薛祿等殺獲韃賊有功將士咸加官賞遼東廣寧前屯衛百户鮑麟私役軍人致為賊所擄已論軍法處死其總兵官朱榮亦遣勑切責所以未付爾於法者蓋期爾革前過勉後效爾宜深省躬勤率下以副朝廷委託之重若復蹈前失國典具在朕不爾私遂賜勑徧戒邊將

○甘肅總兵官都督費瓛奏送虜中歸附人家小五十二口赴京又奏有婦女二十七口存留等候親戚待後起送

上慮虜情多疑久或生變勑諭瓛曰所存留婦女不問有無親戚在後即盡數差人送來爾名臣子孫為國重臣

先帝謂爾練習軍政付以邊寄朕承

先志付託尤專不意爾比來溺於宴安而懦弱不振低眉俛首受制於人大丈夫所為固若是乎宜痛自懲艾奮志卓立勉圖後效庶副朕責望之重蓋

上聞軍中諸事瓛不能專悉聽中官指使云

○甲子大同總兵官武安侯鄭亨等奏請促遣高山等四衛官軍詣大同屯守賜勑答曰去冬爾奏此事已勑該府兵部准行但以嚴寒姑待開春調遣卿等因循不及

時催督延至於今方以為言今屯者種已入土若督使
動移則所種盡棄況各衛相距大同亦遠縱督之急行
到彼亦及夏中農時既過何以措力徒使軍士彼此失
業審若可緩即姑緩之此蓋卿等忽畧之過然爾職務
軍旅此治文書者之忽畧也今於文職內簡有才識者
一人遣來專理軍機文書凡有文移與之計議可行即
行有稽緩錯繆則罪在彼非卿等之過若軍机調遣則
卿等專之彼不得預庶幾各任其責

○乙丑勑各處總兵官軍中机務貴在謹密而不稽滯比
武安侯鄭亨處稽緩一事所誤非小蓋治文書者之失
於檢點已度卿等亦不免此失況聞諸將多用卒伍之

人治文書未及施行已漏泄傳播於事非宜今於文職
內簡重厚有才識者多遣一人來專理文書爾與之計
議而行文書有漏泄稽誤責在彼若軍機調度一切之
事彼無預焉

卹將士

上初為世子
太祖皇帝召
上及秦晉周三世子朝夕親教訓之歷試諸事嘗命分閱
皇城四門衛士
上還奏獨後
太祖問之對曰旦寒甚衛士方食俟其既食乃閱之故後

太祖喜曰能體恤下人是吾心也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戊辰風寒

上御西角門視朝罷顧謂翰林臣曰今日始寒朕與卿等居重城中猶覺凜凜如此守邊將士晝夜嚴警漸不可勝遂命書勅遣使以鈔幣賜緣邊將士戶部尚書夏原吉等曰朝廷待守邊者厚矣既預給禦寒之具復蒙恩如此昔楚子以寒巡拊三軍皆如挾纊彼徒施温言人猶感勵況今受實恩敢昧報效但願

陛下常推此心不忘耳

上曰人君視天下萬物為一體況將士為國家躬勤勞瘁豈敢須臾忘之朕所行或有不及須卿等翼輔古人有言為君盡君道為臣盡臣道朕與卿等各盡其道可也

○洪熙元年正月乙未勅平江伯陳瑄曰官軍運粮遠道勞勤寒暑暴露晝夜不息既有盤淺之費而粮米耗折所司又責倍償人情難堪洪武中有令許運粮官船内附載已物以資私用今後準此令官府無得阻當

賚功

○洪熙元年二月乙丑遣勅褒諭總兵官太子太保陽武侯薛祿等曰得奏知虜入邊境卿等躬率將士奮驅追之擒捕斬馘虜遂大敗狼狽奔潰可為能副委託之重使邊將皆然何患不除何功不立朕甚嘉悅特遣太監楊瑛鴻臚寺卿楊善以酒千餅羊百羫往勞官軍至京

論功行賞

○四月戊申薊州山海等處鎮守都指揮陳景先奏率領官軍追襲虜寇寇斃於神銃遂潰走獲其器甲及馬百餘匹并追回所虜人口

上命就以所獲馬給將士仍命戶部復景先祿而遣使賫勑諭景先曰爾前以失機停俸今有功可贖已勑戶部還所停俸其即取勘官軍有功者并原失機今能用力追勦者分豁等第具姓名報來務合公道毋縱私高下

朕將須賞焉

厚勳戚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癸丑故中軍都督府都督僉事徐膺緒子景珩來朝

上諭吏部臣曰我

太祖高皇帝定天下中山武寧王德最盛景珩兄弟皆其

孫且

皇妣之姪父死時兄弟皆幼廢學可擇師就其家教之使知為人之道庶幾不忝厥世又諭景珩等曰人之善道載於書爾讀書則知之知之必行之由是為孝子為忠臣可以有光爾祖爾今雖年長古人多有晚學而成德者能百倍其功何患不成其勉之又顧翰林侍臣曰富貴家子弟習成驕傲雖有良師未必能降心受教爾等其程督之一月兩加考試庶使知所勉勵

○洪熙元年三月癸未命魏國公徐顯宗從學國子監令
太子少傅楊榮送之入監曰爾往諭司業此開國元勲
之後欲其家與國同久其子孫必能奉法循理務孝與
忠乃克保之顯宗孫子其加意教訓使長成有立不失
祿位賡稱國家待功臣之道遂賜司業貝泰鈔幣

卹舊勞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丙戌命錦衣衛將軍趙信等百二
十八人俱為百戸補外先日
上諭兵部尚書李慶等曰此輩事
皇祖
皇考久者三四十年近者不下二十年少壯入侍白首不
霑一命人情謂何可閲其歴年久者明旦引來至是悉
授百戸與善地衆皆感恩頓首

○丁亥命左春坊清紀郎張根司經局校書彭敏致事是
時舊宮臣皆有陞轉獨根敏年老賜勑及白金鈔幣命
致事勑曰卿等事朕青宮久矣勤慎小心始終不懈又
以篤實令侍諸子講讀朝夕啓廸資益良多今朕嗣大
位方將顯用顧爾蒼顏白髮趍步惟艱不忍勞以職務
特命致事還鄉爾尚端志簡欲以佚餘齡勤善率人以
惇里俗用副朕優待舊人之意欽哉根等陛辭
上語之曰爾身尚康健歳時一來見朕也皆感泣稽首

○十一月丙戌陞太子賓客戸部尚書郭資為太子太師

命致仕
上諭侍臣曰資歷仕四十餘年
先帝舉義之際從朕守城備極艱難事苟有利於國毅然
身任不避仇怨今方圖任舊人而資老病朕不欲更煩
以政故優之是日賜資白金百兩鈔二萬緡綵幣二十
表裡命戶部復其家復賜之資勑曰卿事我
皇祖
皇考四十年歷官中外致位通顯列于六卿遭遇如斯可
為盛矣卿有質實之資剛直之氣志之所鶩惟在國家
有利於上毅然身任不畏強禦雖怨聚於已而不暇顧
雖害及於已而不知避可謂忠貞篤實之臣矣朕初嗣

大統嘉與老成共圖治理矧肇建儲副兼資賛輔顧卿
抱疾累歲步趍惟艱不忍強勞以事今特陞為太子太
師俾致仕歸嗚呼念二十年之前與卿同處一城早暮
相聚勞勤艱苦何可勝言今太平無事當相與共樂於
安逸而卿以疾去能不有感於懷哉今命戶部悉免卿
戶內賦役卿歸休鄉里強飲食慎醫藥優游自適以娛
暮齡以副朕眷懷後命戶部月給支資半俸終其身
○十二月庚戌故兵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金忠子達來
朝時達甫十餘歲
上召至前撫問之命左右賜食及衣顧侍臣曰忠事
先帝於兵戈艱難之際又輔朕於春宮篤厚誠謹良有裨

益今朕即位而忠獨早歿因慨歎久之遂命吏部授逵
翰林院檢討月食其祿俾歸進學俟年長召用是日召
故吏部侍郎許思温之子俊亦至授太常寺贊禮郎俾
進學翰林以待用思温初為北平按察副使從
上效守城之勞蓋
上於舊人眷念不忘率如此
○甲寅加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楊榮工部尚書勑
曰茲為胡虜梗化累犯邊疆我
皇考太宗文皇帝為
宗社子孫天下臣民長久之計不得已躬擐甲冑親率六
師徃行天討豈期醜虜畏威遠遁班師之日不幸中道
皇考上賓六軍在外朕又遠違膝下及其崩殂兒孫亦莫
能知惟卿盡忠為國報
先皇帝恩德獨為果斷致有今日家國寧謐
宗社尊安今辰奏告忽思至此實感不已卿當賚曩者哀
悼愴惶之際報卿甚微今追前懲加賜卿白金五十兩
綵幣表裡各十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十石特陞卿為工
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全支尚書本色卿當領服
以慰朕懷
○洪熙元年三月丁亥勑開平備禦都指揮使薺安曰昔
我
皇考奉天靖難卿奮不顧身效忠行陣櫛風沐雨破鋭摧

堅備嘗勤勞以就功業繼奉命鎮守開平又能竭心殫
力協賛戎機輯寧邊圉多歷歲年肆朕即位以來尤隆
委任比聞卿年踰八十壯志雖存體力益衰而邊務之
殷耄勤不懈朕甚憫焉勑至可即還京優游閒逸以樂
壽康用副朕優待老臣之意

○四月甲寅

上念舊勞賜少師兼吏部尚書蹇義勑曰曩朕監國之時
卿以先朝舊臣擢兼詹事日侍左右時肇建兩京政務
方殷隨事籌畫適中惟難卿以善翊君以義徇國勞心
焦思不恤身家載歷艱虞未嘗有咨嗟之意及朕嗣承
大統賛襄治理用濟斯民喻朕於道不懈益恭二十餘
年夷險一節朕篤不忘茲以己意創製蹇忠貞印一枚
賜卿用藏於家傳之後世俾爾子孫知前人顯榮於國
者良不易致宜加保守朕之子孫亦知卿翊予於艱體
朕愛卿之心以保爾子孫庶幾上下相安與國咸休書
曰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自古君臣相遇難矣
徃績惟懋永終是圖欽哉勑少傅兵部尚書兼華蓋殿
大學士楊士奇曰徃者國家肇建兩京政務方殷朕膺
監國之
命卿以翰林親臣兼職春坊留侍左右賛助庶務敷答章
奏籌畫之際適中惟難朕恒以為慮尚賴卿一二臣僚
同心合德徇國忘身屢歷艱虞曾不易志及朕嗣位以

來嘉猷入告于內期予于治以惠黎元正固無二簡在
朕心茲以已意創製楊貞一印一枚賜卿用藏于家傳
之後世惟卿子孫由是知卿克致顯榮不易惟艱思保
守之惟子孫亦由是知卿弼朕之功以保全爾子孫與
國咸休永世無斁詩曰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又曰靡不
有初鮮克有終尚克交脩以成明良之譽欽哉

禮羣臣

○永樂七年十一月壬辰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命醫往視刑部侍郎張本疾初
上以運軍需諸物赴行在者河小水澁運舟叢集阻滯不
進特遣本沿河督視本躬勤蚤莫為方畧立程度行舟
皆通公私便之至是有言本疾
上曰本貞能視國事如家事為臣盡心如本難得命太醫
院遣醫馳往視之仍賜本鈔五百貫及貂帽貂裘

○永樂八年四月庚戌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廣西總兵官都督同知韓觀以疾聞
上曰觀在廣西久亦克盡心蠻夷畏服命太醫院遣醫往
視仍遣行人牛肆問疾賜觀鈔二千貫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庚午
上諭吏部尚書蹇義曰自古人君厚其臣必體其情而及
其父母故後世有推恩封贈之典今武臣皆得封贈祖
考文臣得者甚少

太祖
太宗之世既皆行之明著吏部職掌蓋褒善勸功勵人心
於忠孝者在此其舉行之但毋越成憲濫及匪人耳
○十一月壬辰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遇節皇親例賜鈔在廷文武股肱
之臣朝夕相與可否機務而有故不宴者即同疎遠小
臣皆給節鈔五貫殆非朕禮大臣之道汝識之繼今遇
節不宴者凡任事之臣公侯伯都督尚書賜鈔一千貫
侍郎五百貫
○洪熙元年正月壬辰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朝廷臣在任久者今皆令還鄉展

省其得誥勑者足為家鄉之榮然到家有養祭賓客之
費往還有道里之費計其在官俸祿給日用外有餘貲
者鮮矣自今歸者皆賜鈔公侯伯一品二品賜鈔五千
貫三品四千貫四品三千貫五品二千貫六品七品一
千貫八品以下皆五百貫著為令
○二月戊午陞國子祭酒兼翰林院侍講胡儼為太子賓
客仍兼祭酒命致事賜勑諭曰卿以文學事我
太宗皇帝首居翰林繼輔朕春宮未幾陞掌監學
先皇帝之寵儒者與儒者之遇
聖明皆至盛矣而卿居太學不數歲復召入翰林職史事
效勞茲多朕嗣位以來篤念舊人而卿以疾不見者數

年昨因命卿侍皇太子講讀乃聞卿疾日增弗任厥勞
朕用惻然特進卿為太子賓客仍兼祭酒致事還鄉已
勑戶部免卿子孫雜泛差役待卿終身卿其端志坦懷
以寧鄉里優游桑梓以樂餘年用副朕始終禮待之意
欽哉

褒贈

○洪熙元年三月壬申
上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往年劉儁從征交阯陷于賊不屈
而死禮官不言婦人盡節於夫有旌褒之典況大臣捐
軀為國何可不加褒卹其贈儁為太子少傅令翰林定
諡遣人祭之翰林奏諡儁節愍

上歎曰忠臣之心皆欲立功報國不能成功則惟守義若
身為大臣惟阿順取容為保祿固位之計國亦何賴

○甲戌初
上命禮部尚書呂震諭旨翰林定金忠等諡賀銀預焉大
學士楊士奇等覆奏
上曰此數人皆在
先朝盡心國事有德行重厚表裏一致者有游歷艱難始
終一心者必旌褒之庶幾禮賢厚忠之道但朕意未嘗
及銀蓋銀之勞可贈官而行不應美諡如加銀惡諡又
過不若無諡人不得議古人制諡正為定論美惡以示
至公卿等宜盡心

明刑

○永樂七年六月甲辰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刑科右給事中耿通等劾啓都察院左都御史陳瑛及監察御史袁綱覃珩朋比豢蔽誣搆善良陷之死地綱珩已下獄瑛為長官不宜獨宥請并治之初瑛言兵部武庫主事李貞受皂隷葉轉等四人銀各四兩請下貞獄
上曰貧賤乃為皂隷亦有銀致賂耶無罪者勿枉其審實行之數日貞妻擊登聞鼓陳訴御史遣獄吏至家傳夫之言索首飾銀納贓而索甚急自念夫志守廉潔且家陝西素貧而今始仕未嘗有餘貲製銀首飾也乞為辨理

上曰此寃獄也吾初固已不信必出法司鍛鍊命吏部尚書兼詹事府詹事蹇義會六部大臣於詹事府審之義等坐府中自辰至午追貞等不至至者惟皂隷葉轉已榜掠不勝詢貞等不至之故轉曰貞及皂隷三人皆笞死三日矣問貞未死時承伏受銀否曰惟不承伏故備極楚毒以死曰爾以何罪曰御史誣轉等以銀賂貞得早遣就役轉四人皆貧民何自有銀賂貞如有銀當賂縣吏不遣為隷京師矣問事之所起轉言在獄時聞貞云袁覃兩御史嘗俱至兵部索皂隷貞猝未有應之御史適見遣轉等四人就役遂訴為風聞以興此獄彼三人者已斷寃同貞死轉雖不死去死一間耳言已悲慟

號寃義等以聞
上召綱珩面詰之皆承伏於是通等并劾瑛罪
上曰瑛大臣蓋為下所欺不能覺察耳姑置之綱珩敢縱
私殺人其械繫之弁具其罪狀詣行在奏請誅之
○永樂九年閏十二月庚申
上為皇太子户部言廣東雷州府九月颶風暴雨遂溪海
康二縣壞廬舍千六百餘間田禾八百三十八頃民溺
死千六百餘人府縣匿不以聞
上曰守令民之父母不恤其患又不以聞是豈有人心令
御史按視鞫治
○永樂十四年七月甲寅
上為皇太子監國南京刑科給事中李能劾河南布政
司左參議王徵巡視民瘼所至恣貪酷杖殺新鄭等縣
吏民數人請治其罪
上曰巡視民瘼求以恤人乃縱私殺人罪奚可容命都察
院追鞫之
○永樂二十二年十月戊申通政使司引興化縣民奏知
縣李遜苛刻苦民且有子貪黷不可堪錄其贓有金銀
數百兩錦綺數百疋他物稱是皆赦後所犯併執以聞
上命付都察院鞫之諭都御史劉觀曰朝廷擇守令使養
民乃厲民如此父為之不足又縱其子民何以堪且赦
後不改是終不改矣必論之如律又曰近年人情敢肆

行犯法者恃有罰工作之令故有財者悉得倖免自今
凡有罪者死生輕重一斷如律庶幾有所懲勸
○十二月丁未鎮守遼東武進伯朱榮奏千户劉彪等七
人當備禦遼東或逗遛不發或中路逃歸命逮至
上諭彪等曰國家平時養將士正望宣力効勞臣之事君
當朝受命夕就道今受命備禦邊境非有赴湯蹈火之
難乃怯避不行使將士皆如此國家不復使人耶命都
察院錦衣衛官曰有罪不誅無以示懲即械送遼東令
榮集諸軍斬以徇其中有訴嘗從征被傷未愈及病未
能行者
上命刑部訊之且諭之曰有罪不可不誅無罪不可濫誅
必得其實耳
○洪熙元年五月壬申湖廣溆浦縣民告里人謀反命監
察御史陳紹夔往按無狀還奏
上曰反叛極惡是欲枉人於族命誅告者

卹刑

○永樂二十二年五月戊子
上為皇太子監國謂刑部都察院臣曰軍民詞訟自下而
上陳告已有定律今頑民動輙赴京赴訴及逮問十率
五六不實雖平民終無罪然道路往還數千里不耐辛
苦而死者多矣今後所告非重事悉發巡按監察御史
及按察司理問無干涉者就遣寧家有罪者送赴京

○十月丁巳大理寺奏决重囚
上曰人命甚重帝王以愛人為德卿等理刑宜賛輔德政
罔俾無辜含寃地下傷國家之和氣昔法吏有於死獄
求生道者天有顯報不在其身在其後人卿等勉之遂
命五府六部通政司六科同三法司於承天門會審特
召大學士楊士竒楊榮金幼孜至榻前諭曰比年法司
之濫朕未嘗不知其所擬大逆不道往往出於羅織煆煉
先帝數切戒之故死刑至四五覆奏而法司略不留意甘
為酷吏而無愧自今凡審决重囚卿三人往同審有寃
抑者雖細故必以聞遂命三法司今後審决重囚必會
三學士同審

○十二月庚戌刑部尚書金純太子少保兼都察院左都
御史劉觀等奏刑名畢
上諭之曰朕於刑法未嘗敢以喜怒增損卿等鞫獄之際
亦當虚心聽察量其情實有罪不可幸免無罪不可濫
刑持法明信則人有所畏而不敢犯若不明其情而任
巳輕重或迎合朕意使人含寃抱恨者朕之所惡卿等
其以為戒卿等皆國大臣非獨自巳當存矜獄之心如
朕一時過於疾惡處法失中卿等更須執正毋以乖迕
為慮朕不難於從善也
○洪熙元年三月辛未朔勑三法司曰人命至重卿等宜
體上帝好生之德明慎用刑不可輕忽務得實情毋深

文羅織以逞功能大理職當詳審不可偏徇及畏懼勢
要遷合附會以致枉濫書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其
敬慎之
○己丑詔天下曰朕恭承大統為天下生民之主惟我
皇祖
皇考愛民之仁祗率不怠旦夕思念人命甚重衆矜庶獄
惓惓在懐夫刑以禁暴止邪道民於善豈專務誅殺哉
故律令之制善善長而惡惡短罰之輕重咸適厥中顧
執法之吏不能皆平有虚飾其情傅致死罪而比附謬
妄尤甚枉人朕深憫之夫五刑之條莫甚大辟大辟之
施身首異處斯已極矣自今有犯死罪律該凌遲者依

律科决其餘死罪止於斬絞法司並勿傅會昧情失實
以致寃濫若朕一時過於嫉悪律外用籍沒及凌遲之
刑者法司再三執奏三奏不允至於五奏五奏不允同
三公及大臣執奏必允乃已永為定制文武諸司自今
亦不縱肆暴酷於法外用鞭背等刑以傷人命尤不許
加人宮刑絶人嗣續有自宮者以不孝論人之為非固
有父子不相為謀者肆虞舜為君罰弗及嗣文王之世
罪人不孥自今惟犯謀反大逆者依律連坐其餘有犯
止坐本身毋一槩處以連坐之法古之盛時恒採民言
用資戒警今凶險之徒往往摭拾誣為誹謗法吏深刻
鍛煉成獄刑之失中民則無措今後但有告誹謗者一

切勿治爾中外文武羣臣宜端乃志悉乃心畏天愛人
務從寛恕庶有以佐朕父母斯民之治有或違者必罰
不貸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宥過

○永樂八年二月甲辰
上爲皇太子監國南京廣德州知州楊翰以公事稽程被
逮州民耆老二百餘人詣闕言翰善於撫字百姓頼之
乞貸罪還職
上曰有耆老二百餘人言其善必有及民之政矣稽緩公
事小過可恕也遂遣行人齎書就道諭之復職仍賜鈔
三百貫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乙亥遣使齎勅諭兀良哈官民曰
皇考太宗皇帝賓
天朕已欽奉
天命繼承大位主宰天下凡四方萬國之人罪無大小悉
已赦宥若兀良哈官民能敬順
天道許令改過自新仍前朝貢聽往來自在生理
上因諭侍臣曰彼有過而不宥之既無所容必爲邊患吾
不吝屈以安百姓

○洪熙元年二月辛丑勅諭千戸楊木答兀等曰爾等歸
順朝廷久效勞勩前因都指揮王雄非理虐害遂生疑
惧挈家逃逸我

皇考太宗皇帝體
上天好生之心遣指揮金聲齎勑往諭寛宥前過爾等亦
能悔過伏罪即差人陳悃謝恩今朕繼承大位主宰天
下一民失所時予之責故凡有罪者咸赦宥之今安生
樂業獨爾等尚棲棲在外未柢寧居朕甚憫之盖爾等
前過迫於一時所不得已朕已洞燭爾心今再遣金聲
齎勑往諭其體朕意即同金聲來朝復爾等官職仍回
本土安其生業永享太平勿復懐疑以失事機

懐遠人

○永樂二十二年九月辛丑加忠勇王金忠太子太保二
俸倶支

上諭少傅兼吏部尚書蹇義曰朕嗣位以來文武大臣皆
有進職此人在列不無希覬之意亦宜有以慰安其心
義對曰漢北歸附之人居京師者甚衆今皆瞻望朝廷
待此人如何雖賜賚已厚然名爵亦宜略示優待此懐
遠之道
上曰然其他職名渠所不諳虜人所諳者惟三師為重可
與太子太保但不令預職事爾

○洪熙元年二月辛丑朔遣中官柴山齎勑往琉球國命
故中山王思紹世子尚巴志嗣中山王勑曰昔我
皇考太宗文皇帝躬膺
天命統御萬方恩施均一遠邇歸仁爾父聰明賢達茂篤

忠誠敬
天事大益久弗懈我
皇考良用褒嘉今朕纘承大統念爾父沒已久爾其嫡子
宜俾承續特命爾嗣琉球國中山王爾尚立孝立忠恪
守藩服修德務善以福國人斯爵祿之榮延於無窮尚
其祗承無怠無忽仍賜尚巴志冠帶襲衣文綺
○三月壬辰勅鎮守河州都指揮劉昭及河州必里洮州
西寧罕東凉州諸衛比歲邊人勤勞艱苦朕夙夜在念
圖存恤之其洪熙二年各番簇該納差發馬俱且停止
俟洪熙六年如舊徵收爾等其加意撫綏毋或擾害以
副朕憂憫邊人之心欽哉

洪熙二卷終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